

柳亚子与《分湖旧隐图》

□李海珉

柳亚子先生有作图寄意的喜好，他常常把自己的回忆、思虑、憧憬等种种情思，化作形象的构思，请人绘成图画，然后征集题咏，汇集成册。他的一生此类作图有13件，最早的是《梦隐第二图》，作于1912年；最晚的是《东都谒庙图》，1944年开始酝酿，完成于1945年。《分湖旧隐图》是柳亚子请人所作的第二图，自1913年起至1920年止，7年之中，有图画21幅，题端38幅（端，相当于头、首，指题写“分湖旧隐图”五字为题目），最多的是题咏，有234件，柳亚子先生将其装裱成293件册页，十分珍爱。

《分湖旧隐图》问世至今，将近100年历史，可是此图此集到目前为止，仍旧养在深闺人未识。触发柳亚子作《分湖旧隐图》的动因是什么？作图之后为什么要广泛征集题咏？归隐就归隐，为什么要取名“旧隐”？这些题咏，包括作记撰跋的内容是什么？有没有不同的声音？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南社研究者探究。

一

关于《分湖旧隐图》，最早的记载是1913年6月，当时南社社员、京剧演员陆

子美在吴江芦墟演出，柳亚子以诗代简，请子美为他画一幅《分湖旧隐图》，诗中有句：“闻君踪迹滞菰芦，我亦烟波旧钓徒……耦耕倘遂他年约，雨笠烟蓑过此生。”1914年10月，柳亚子作了《分湖旧隐图记》，发表在《南社丛刻》第12集上，明确要求同社社友题咏及撰文。

在酝酿《分湖旧隐图》的同时，柳亚子有自请出社和恢复南社社籍之举。那是1912年10月27日，南社举行第7次雅集。柳亚子主张改编辑员三人制为一人制，准备毛遂自荐，为了南社的前途，他觉得不用避什么大权独揽的嫌疑。但是，高天梅并不理解柳亚子的良苦用心，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最后付诸投票，结果反对票多，柳的提议未获通过。接下来，高说了一些话，嘲讽柳亚子，晚上聚餐时，高还在冷言冷语，自鸣得意。柳亚子非常难堪，喝了许多闷酒。10月28日，柳在《民立报》刊登《柳亚子脱离南社之通告》，声称“仆因多病，不能办事，自请出社”。

接下来，南社同仁多次请柳复社，均遭到拒绝。一年半后，柳亚子对于南社组织体制又有了新主张，他认为必须改编辑员制为主任制，主任由全体南社社员通信

选举，书记、会计和干事，由主任委托。姚石子等社友表示赞成，高天梅也不表示反对。于是，在南社第10次雅集时一致通过了柳亚子的意见，又通过通信选举柳亚子为主任，总揽社务。1914年5月24日，南社在上海愚园云起楼举行临时雅集，柳亚子复社。

从上述时间来看，柳亚子自请出社在前，请人作图在后。因此，有人觉得《分湖旧隐图》的构思是由出社引发的，甚至有人认定此图之作，表明柳亚子不愿再引领南社社员奔走呼号了。

柳亚子是宣布出社了，但他是不是真的与南社决裂了呢？回答是否定的。当时《南社丛刻》第7集已经付印，尚未正式出版，柳亚子有始有终，亲自校对，直到第7集问世才完全卸职。由此，我们觉得，尽管柳亚子拒绝南社友人的劝说，不肯复社，但他对南社毕竟存有情谊，第7集《南社丛刻》印刷问世就是证明。再则，我们应当看到，在参加第7次雅集之前，柳亚子在家里兢兢业业编辑第7集《南社丛刻》，他根本没有想到要登报出社，自请出社只是这位诗人一时愤激之举，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结果。柳亚子对南社实在是无法忘情的，在内心深处仍把自己当成是南社的一员。就在他出社的阶段，1913年5月26日，京剧演员陆子美填写南社入社书，入社号415，介绍人正是宣称自己不再是南社社员的柳亚子。再说，柳亚子提出的主张也都是为了南社的生存与发展，请看柳亚子的说法：“因为顾名思义，编辑员的权限，只是编辑而已，管不着其他的事情。而这时候的主张，以为

对于南社，非用绝对的集权制，是无法把满盘散沙般的多数文人组织起来的。我就想进一步的改革，要把编辑员制改为主任制……还有，书记、会计和干事，都是担任事务方面的人材，在集权制范围以内，是不需要推举或选举，而应由主任委托，在必要时，还可以由主任自己兼职的。”（柳亚子：《我和南社的关系》，《南社纪略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版）如此深深关切南社的人，怎么可能与南社彻底决裂呢？怎么会就此隐居了呢？

《分湖旧隐图》的确是酝酿于柳亚子退出南社之后，不过，1913年6月，请陆子美作了第一幅《分湖旧隐图》之后，柳亚子没有张扬，直至1914年10月，已经复社近5个月之后，才刊出《分湖旧隐图记》，要求社友题咏及撰文。

《分湖旧隐图》为何而作呢？我认为，是柳亚子对国家时局的极度失望所致。

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，可是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，袁氏上台后倒行逆施，甚至妄图以帝制取代共和。下面两案对柳亚子的刺激最烈。

为了替淮南社社员周实、阮式复仇，惩办清末知县姚荣泽，柳亚子奔走呼号最为激烈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在这个时候，我是把全生命都交给周、阮一案的了。”（同上）柳亚子会同南社社友宁太一、朱少屏、高天梅、雷铁崖、沈道非六人，联名致电孙中山，要求将姚荣泽火速解来上海，柳亚子又与陈英士、蔡治民会商，以沪军都督名义起草了一通致大总统以及司法部总长、次长的电文，要求将姚荣泽归案讯办，以

伸国法。经过了无数道坎坷，终于在1912年3月31日，宣判姚贼死刑。可是业已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，一纸赦令，减等治罪，于是立马改处监禁10年，事实上未足3个月，姚荣泽已经逍遥法外了。

1913年3月20日，宋教仁被刺，此案真相大白，元凶竟然就是袁世凯。柳亚子早就认识了袁世凯，然而袁氏竟然如此卑劣，还是令他感到震惊。他写下了《哭宋遁初烈士》五律2首，内中有句：“忽复吞声哭，苍凉到九原。斯人如此死，吾党复何言！”

这时的柳亚子，感到国事无可为，“我是个书呆子，既非军人，又非政客，更无直接参加革命资格，只好弄弄笔头，长歌当哭”（同上）。于是，他想回老家分湖归隐，才有陆子美所作的第一幅《分湖旧隐图》。柳亚子是刚刚从旧式士子走过来的知识分子，在他看来无法兼济天下时，只能独善其身。

没多久，“二次革命”爆发。1913年7月12日，李烈钧根据孙中山指示，率先在江西宣布独立，举兵讨袁，随后江南各地相继独立。南社社员参加讨袁革命者众多，黄兴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，蔡治民代理江苏省长，陈去病、庞檠子、庞树松、孙景贤等联袂赴宁，陈去病任秘书；陈英士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；居正任吴淞要塞司令；柏烈武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。同时参加讨袁革命的社员还有范鸿仙、田桐、章木良等。

更多的南社社员，拿起手中的笔，参加讨袁斗争。邵力子在《民立报》发表《讨

袁之捷于响应》，胡朴安在《中华民报》发表《讨袁篇》，徐血儿在《民立报》发表《讨袁之真意义》，程善之在《中华民报》发表《讨袁贼檄》，《民立报》发表宁太一武昌狱中诗七律2首，苏曼殊在《民立报》发表《释曼殊谨代十方法侣宣言》，一篇篇战斗檄文，激昂而慷慨，直指袁世凯种种罪恶。

可是仅仅历时两个月，“二次革命”就失败了，长江流域重新沦入袁世凯之手，孙中山、黄兴、陈其美纷纷逃亡日本。刚刚有所振奋的柳亚子，顿时又沉寂下来，他蛰居家中，同亡命前来黎里的叶楚伦一起，杜门不出。

镇压了“二次革命”，袁世凯有恃无恐，变本加厉地残害革命志士。

1913年，高天梅联络众议院议员22人营救宁太一，结果宁于9月25日在武昌被黎元洪杀害。

杨性恂因在“二次革命”时策划讨袁，被袁世凯的爪牙汤芑铭逮捕，1913年11月13日被害。

程家桢秘密潜入北京，策划刺杀袁世凯，不幸事泄，于1914年9月23日被袁杀害。

吴虎头在袁世凯图谋称帝时，愤然撰文抨击，又四处联络革命党人进行讨伐，不幸被捕，于1914年12月24日就义。

周祥骏，于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，在徐淮一带从事讨袁活动，不幸被捕，1914年5月16日被张勋杀害于徐州。

范鸿仙，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流亡日本，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，任上海支部长，1914年9月20日被袁死党、上海

镇守使郑汝成派人刺杀。

姚勇忱，1915年5月，被袁世凯爪牙、督理浙江军务的朱瑞所杀。

仇冥鸿，1915年6月9日，被袁世凯以“图谋内乱罪”杀害。

陈仲权，1915年10月7日，袁世凯重金收买山东军阀张宗昌将陈杀害。

陈其美，1915年10月，由孙中山委任为淞沪司令长官，积极反袁，12月与杨虎等发动肇和舰起义未果，遭袁世凯忌恨，1916年5月18日被张宗昌派人刺杀于上海寓所。

刊登《分湖旧隐图记》，要求南社社友为之题咏及撰文，是在1914年的10月，那正是“二次革命”失败以后，袁氏到处残害革命志士的岁月。

这个时期的柳亚子，继陆子美的《分湖旧隐图》之后，又请其他善于丹青的社友描绘了多幅《分湖旧隐图》，《分湖旧隐图记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而刊登出来的，似乎真正归隐而忘情世事了。事实上，柳亚子早自少年时期就确立为国为民奉献自己才力的宗旨，他内心深处“将以有为”那4个大字，始终无法泯灭。

复社后的柳亚子，加紧步伐，编辑出版《南社丛刻》，从1914年5月至1915年5月，一年之中，先后出版了第9集到第14集总共6集《南社丛刻》。

第9集刊登了宋教仁的遗像，有叶楚伦追悼宋教仁的《不尽的余哀》，有柳亚子写作的《孙君竹丹传》和《悼邹铨文》。

第10集刊登的遗像更多，计有孙竹丹、陈勒生、邹亚云、宁太一、夏昕蘖、杜

尚陵、周仲穆等7帧。

第11集，发表高天梅《南社哀吟》12章，悼念宋教仁、宁太一、周实丹、陈勒生、周仲穆、陈范、黄摩西、王无生、夏昕蘖、邹亚云、缙恭、岳麟书等12位社友。还有其他社友的《吊宁太一》《哭夏昕蘖》《哀陈蜕安》《悼周仲穆》等作品。

第12集，首列张恭遗像，次页再列宁太一遗像。发表的诗歌大多是对袁世凯残杀革命党人的讨伐。

第13集，刊登范鸿仙的遗像，再次刊登宁太一、陈勒生另一遗像。诗歌主要是刘谦的《哭太一》20章，加上注释，补充了烈士传记的不足。

第14集，首列陆子美遗像，文录刊登了周仲穆的《长江赋》古韵，长达一千数百言，歌哭宋教仁、宁太一。

南社每有一个社友牺牲，南社社刊都会刊登遗像，尽量收集、发表烈士的遗作，柳亚子等人努力撰写传记、收集烈士的诗文和书信。宁太一牺牲后，社刊先后发表社友沉痛悼念的诗歌一百几十首。柳亚子冒着生命危险写作了许多悲愤满腔、血泪交进的哀悼烈士、声讨民贼的诗文和传记。同时，柳联络南社成员，先后编辑、出版在反清、反袁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如周实、阮式、宁调元、陈子范、周仲穆等人的遗集。南社早期成员、知名革命家、同盟会安徽分会会长孙元，在辛亥革命前被人诬陷杀害，是当时革命党内的一大冤狱。柳亚子一再为他作传，并和许多南社成员及同盟会会员联名发表公启，出版文集，为之平反昭雪。南社悼念战友的文字，

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崇敬，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袁氏政权的愤怒控诉，从而成为提倡革命气节、激励革命壮志的最有力的教材。南社多数成员不屑投靠袁世凯和南北军阀，他们坚持革命，不断前进，这和社友们的互相砥砺是分不开的。

柳亚子以上的所作所为，岂是一个归隐者的表现？

柳亚子的性格是一个多面体，其中主导面是积极用世，为国为民贡献才干。但每当国势颓危，柳亚子自感无力回天之际，他那独善其身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。不过，积极用世毕竟是他性格中的主导面。这就是柳亚子在作图作记、广征题咏的同时，又夜以继日地编辑《南社丛刻》、搜罗出版牺牲者的遗集，以求砥砺气节的缘故了。

二

柳亚子的《分湖旧隐图》，其中的“旧”字，自有渊源。原来，柳亚子的6世祖柳逊村始迁分湖，至今柳氏祖上流传下来的印谱《栗庐藏印》里还保留着二方印蜕，一颗为“我是柳州一愚石，特来湖上作愚公”，另一颗为“家在分湖十里间”，可作证明。不过，柳氏6世祖早已不在他们的郡望柳州，是由浙江慈溪迁移过来的。5世祖柳树芳，即柳亚子高祖，中过秀才，是柳氏一族第一个饱学之士，得中秀才之后，以书自娱，以“胜溪居士”“粥粥翁”自号，从此柳家世代代边耕边读。由于柳家每一代都出一两个秀才，因而成为殷实之家。不过，除了曾祖柳时安进学后选

为贡生，一度做过县教谕之外，其他各代都没有人入仕。出仕为“显”，安居为“隐”。旧，久也，有相当历史才可称之为久。这就是柳亚子取名“旧隐”的本意吧。柳亚子在征请《分湖旧隐图》题咏的同时，请松江籍南社社友费龙丁镌刻了一方“分湖旧隐”的寿山石章，时时铃用。

“分湖旧隐”的主题确定之后，上文说过第一个为柳亚子描绘《分湖旧隐图》的是陆子美，接下来有余天遂、黄宾虹、楼辛壶、顾悼秋、朱剑芒、王大觉、蔡哲夫、周人菊、李涤、陆更存等，总共21人，各绘一图。题端的有傅屯艮、马君武、陈虑尊、余天遂、蔡寅、蔡治民、顾悼秋、朱剑芒、陈陶遗、陈定、李涤、周承德等人，一共有38幅。题咏的诗词、撰写的序跋更多，达234件。

柳亚子的《分湖旧隐图》给南社社友提供了一个各抒己见的平台。

赞成隐居的最多，大约有100多人，他们大多面对时局，陷入了迷茫。有的看到朋辈惨遭屠戮，只想洁身自好；有的妇人醇酒，沉溺于风月场中；有的遁入空门，以求与世无争。在题咏时，有大谈分湖风景如何美好迷人的；有回顾分湖历史，巨人长者时隐其间的；有预料柳亚子将是分湖隐者的赓续的。下面介绍数家，以见一斑。

吴江芦墟沈次公：“羨煞君家好风景，四围春水一床书。”他盛赞分湖好风景，也想请人描绘与此相仿的《北浜风景图》。

柳亚子同乡黄娄生的《题亚子分湖旧隐图》，追溯分湖代有闻人，柳亚子高祖粥粥翁，隐居分湖，“尝纂《分湖小志》6卷，

又撰《胜溪竹枝词》千首，一时言文学者，翕然宗之”，此后柳家连续数代都在分湖边耕边读，“文采堪追粥粥翁，新图一幅表家风”，黄娄生希望柳亚子隐居分湖，接续家风。

浙江嘉善的沈道非在《南社丛刻》第17集发表了一篇《分湖旧隐图后记》，列数分湖旧隐的历史名人吴长兴、徐俟斋、叶小鸾等，隐隐然柳亚子必将是分湖隐居的又一名人。

湘阴朱静宜：“疏香芳雪惊鸿影，艳绝分湖五百年。好把新图继苍石，风流文采足留传。”朱静宜希望柳亚子承接分湖侧畔午梦堂叶氏，隐居著书，风雅流传，最终名垂千古。

福建闽侯林之夏，半生戎马倥偬，读到《分湖旧隐图》，心生无限感慨：“镇日展军书，蒙头终莫理……回思作客悲，犹胜乡居喜。不知天壤间，尚有分湖美。一半屋容分，百万邻当买。袍剑定何须，引竿从此始。”林之夏艳羡亚子的归隐，希望有朝一日，能够铸剑为锄，与亚子在分湖为邻。

湖南醴陵刘泽湘认为：“人生在世须适意，局促勿为辕下驹。”他说柳亚子是天下奇男子，堪称当年的姜太公吕望，暂且于尚湖垂钓，以待来者。

1915年，为柳亚子绘图的陆子美病逝，南社社友又多了一个追忆社友的话题。社友周人菊，本来因“崔灏在前，不可指数，因欲题而搁笔者屡，前忽奉亚子惠书，陆郎子美夭折，言之若有余痛，且云陆郎绘图者也，今死也，睹是图，倍增

惆怅。予与子美有衔杯接席之缘，不可无题词，为陆郎悲，余何敢辞哉”！于是，周人菊不但题了长诗，而且也绘了一幅图。有的社友本来已经作了题咏，得知陆子美辞世，重新拾笔歌咏，比如魏塘周斌就有《重题亚子分湖旧隐图》等。

《分湖旧隐图》也是个争鸣的平台。南社中人，毕竟多的是有思想有见地者，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。

江西清江的杨杏佛题了一阕《贺新郎》：“一勺分湖水。问年年扁舟选胜，俊游能几？乱世不容刘琨隐，满眼湖山杀气，更谁辨渔樵滋味？莫便声声亡国恨，运金戈返日男儿事。风与月，且丢起。”杨杏佛明确指出，而今中原板荡，岂是归隐之时？

广东梅县的林百举，于民国3年10月，到黎里拜访柳亚子。亚子“出示《分湖旧隐图》及记，属为题词，记中颇深移居之感。穷途客子读之增叹，窃以大丈夫志在四海，不妨自壮，故词反慰之”（林百举：《百字令·题亚子分湖旧隐图》，《南社》合订本第13集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96年版）。在百举心目中，大丈夫当志在四海，对隐居无法苟同。

广东开平社友周明撰写了《题柳亚子〈分湖旧隐图〉后》，先赞扬柳亚子的人才，然后谈及《分湖旧隐图》，接下来明白指出：“且世会泯芬，民生水火，斯人不出，苍生奈何？今又岂隐之时哉！亚子勿肥遁鸣高，以分湖为终老之地。则千秋盛业，正当与湖水相辉映，共垂不朽耳。否则故国沦胥，舆图变色，何有梨川，更何有分湖

哉？亚子大人善审于此，余何忧焉。”国家山河变色，哪里还能找得到什么黎里什么分湖？怎么隐居？大有天下兴亡、舍我其谁的气势。

福建上杭的丘复与江苏高邮的曹凤笙等社友，对柳亚子的归隐都提出了质疑。

上海金山的姚石子别有见地，他认为：“亚子抱瑰琦奇，本横槊磨盾之才，而所谋不用，始愿莫偿，坐令神州涂炭，横渡满地。今者杜门削辙，息影蓬庐，不胜飘零湖海之感。然提倡南社，上追几复，以存告朔飨羊之意，其心亦未尝忘情于斯世也。《旧隐》一记，殆梁父之吟矣。或但以主盟风雅称之，犹浅之乎！测亚子也，我闻湖上居者，元有陆辅之，明有叶天寥，清有郭灵芬，皆文采照耀一世。然辅之、灵芬，亦未足以拟我亚子，惟天寥伤心人，别有无限之感，与亚子差堪仿佛耳。夫人杰地灵，古有明言。他日者，得金瓯再整，日月重光，亚子乃优游林泉，某山某水，忆游钓而徘徊，为故为亲，话桑麻而动色，则分湖之借亚子以重，何如哉？”姚光认为柳亚子不是元代陆辅之和清代郭频伽一类人物，如果以叶绍袁与柳亚子同列，勉强可以。姚光充分看到视天下为己任的柳亚子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忘情家国与世事，认为亚子的《分湖旧隐图》就是当年孔明的《梁父吟》。

三

《分湖旧隐图》是历史的印记，是南社成员思想的汇集，也是艺术的集合体。绘图21幅，或水墨淋漓，或浓笔淡彩；题耑38幅，真篆隶草行，琳琅满目；诗词曲及序

跋文章234首（篇），豪放婉约，各显神通。90%以上是南社社友的作品，也有少量来自南社以外的文人墨客，比如张天方、陈衡山、耑皆等，有题咏也有题耑。

《分湖旧隐图》是不同画派的交流。这里只能略举几例，以见艺术之一斑。

黄宾虹山水画的画风颇受李流芳、程正揆的影响，他又广泛师承，致力于宋元画风，屡经变革。他作《分湖旧隐图》时正好50岁，当时已经自成面目，墨法使用精当，纵逸而奇峭。

楼辛壶水墨山水臻于“水晕墨章”的妙境，大有元气淋漓的感觉。他的《分湖旧隐图》并非纯用湿笔，有笔有墨，笔为主导，墨随笔出，墨色富于变化，焦、浓、重、淡、清、白六彩分明。干笔湿笔互用，皴擦多用干笔，自然逼真，又不乏艺术韵味。

广东顺德蔡哲夫的丹青与墨宝，劲健古逸，在南社中别自成家，他的《分湖旧隐图》基调是岭南画风，但有所突破。

昆山的余天遂能画擅书，又能刻印，多才多艺，他的《分湖旧隐图》有颇深的姑苏墨韵。

说到书法，南社是书法大家、名家荟萃之地，有临帖的，有尊碑的，也有碑、帖并重的。这里略略说一说题耑的几位书家。

上海金山的陈陶遗是南社著名书法家，早年笃嗜隶篆，中年出入六朝碑版，力避唐宋的甜熟，更不喜欢赵子昂和董其昌的柔媚，屡变其体而不脱刚劲之气。陈氏“分湖旧隐图”五字，刚健有力，特别是飞白更显力度。

湖南醴陵傅屯艮的书法，真篆隶行草，乃至甲骨、金文，各体皆备，尤以行书与指书为长。傅氏为《分湖旧隐图》既题了耑还题了诗，一手行书以颜、柳为基，下笔沉稳含蓄，用墨浓重饱满，多用藏锋，如绵裹铁，寓刚于柔；又参以二王笔法，点画秀劲飘逸，撇捺和垂笔极力延伸，舒展开朗，增加了透气感。通篇字形长者尽长，扁者任扁，洒脱而纵逸，给人以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的愉悦感。所题“分湖旧隐图”五字，隶书为基，融入楷书味道，敦厚而端庄。

广西桂林马君武的书法主要源于北碑，“分湖旧隐图”五字并不斤斤于点画笔墨，而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任意挥洒，笔力雄健，纵横开阖，那深蕴着的奇宕之气，依稀就是《石门铭》及《龙门二十品》等北魏碑铭的影子。

江苏吴江的朱剑芒和顾悼秋两人，都是既有“分湖旧隐图”题耑又有题咏。朱的线条匀净温润，融入了钟鼎文的滋养，下笔从容不迫而又落落大方；顾悼秋用他擅长的瘦金体和篆书，分别题诗题耑。

柳亚子的姨丈蔡寅对苏东坡十分钦佩，书法初宗苏轼，后学欧阳询。“分湖旧隐图”五字题首，用笔丰腴跌宕，平正中蕴含险绝之味。

江苏昆山胡石予的题诗颇有二王之风，从容不迫，在章法和用笔方面独具匠心，字字独立，少有牵丝而气脉贯通，大有行云流水之妙，即使瘦劲绵长之笔仍然圆厚而醇和。

还有一个李涤，此人本是湖南湘阴人，生活在吴江30多年，与柳亚子十分相

得，李氏的书法尊碑，他的“分湖旧隐图”五字隶书脱胎于《史晨碑》《礼器碑》，严整中见妩媚。

最后说说柳亚子的书法，柳的书法不倚门户，直抒胸臆，自成一格，一般人目为无祖无师的才子字，其实，透过《分湖旧隐图记》的点画，仍能看出他在颜、柳二体上下过的工夫。柳亚子学养深厚，下笔重落轻收或浅入疾出，任情恣性而又犀利痛快，结字乱头粗服，不拘小节，多有出人意料的奇构妙造，笔画常有不到之处，柳自己说，是手笔跟不上纵逸的思维所致。南社好友楼辛壶评价为“意到笔不到”，可谓知其书。字如其人，柳亚子先生豪放不羁的诗人气质，直爽痛快的性情脾气，在字里行间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。

此外，《分湖旧隐图》里还有南社成员的各种印章，朱墨灿然，赏心而悦目。朱文、白文，浙派、皖派，篆刻艺术方面也是颇耐咀嚼。这些印章除了姓名、字号、别署、书斋之外，还有相当多的闲章，而闲章最能反映南社成员的思想侧面，大多可以补传记之不足。

《分湖旧隐图》作成，柳亚子视同拱壁，装裱成多本册页，安置在特制的木匣内，宝藏于磨剑室书斋内。朋好到来，尤其是南社旧友前来，柳亚子总要拿出来一起观赏、回味。1958年柳亚子先生去世，1961年秋，南社旧侣、时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的范烟桥亲往北京，向柳夫人郑佩宜征得了柳亚子的1000多件珍贵遗物，内中就有这《分湖旧隐图》。现在，此图此集完好地保存在苏州博物馆。